

语法六讲

YUFA LIUJIANG YUFA LIUJIANG YUFA LIUJIANG

沈家煊 著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法六讲

沈家煊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六讲 / 沈家煊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8389-8

I. ①语… II. ①沈… III. ①汉语—语法—文集
IV. ①H1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607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 法 六 讲

沈家煊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389-8

2011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4

定价: 15.00元

前 言

这里收录的是近几年里我在国内外一些大学和研究所所做的六个演讲，有的题目在多个场合讲过，内容都是跟汉语语法研究有关的，涉及近年来我读书、思考、观察和研究的一些问题。不少的内容还以论文的形式在期刊上发表过，演讲的时候或换了一个角度，或做了一些综合，并增加了一点通俗性。自认为这些内容还有点意思，而演讲的时候因为时间所限讲稿中有一些就跳过去没有讲，现承商务印书馆不弃，将这些讲稿全文刊印出版，总括取名《语法六讲》。我要感谢每次演讲后听众的提问，让我知道哪些地方没有讲清楚，哪些地方不用多讲，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和反思。如果有人发现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有跟当时提供的讲稿不完全一致的地方，那是我已经根据听众的提问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沈家煊

2011. 9. 29

目 录

- 第一讲** 汉语语法研究摆脱印欧语的眼光……1
- 第二讲** 谈谈“摆事实和讲道理”——语法研究方法示例……………35
- 第三讲** 为什么说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语法研究的破和立……………65
- 第四讲** 说，还是不说？——虚词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98
- 第五讲** “语法隐喻”和“隐喻语法”……123
- 第六讲** 为什么研究语言中的整合现象？…156

第一讲 汉语语法研究摆脱印欧语的眼光*

诸位，我先要感谢立命馆大阪孔子学院的邀请，也感谢中川先生主持我的演讲。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就不用多做解释了，下面就直接开始讲。

一百年来两个“不停息”

回顾历史，一百年来先觉先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纷纷从西方借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这是鲁迅的话。在中国的语言学界，从《马氏文通》（1898年）开始，我们向西方借鉴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还有一个同时存在的“不停息”，那就是我们想摆脱印欧语的研究框架、寻找汉语自身特点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过。1949年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有过三次重大问题的

*本内容曾于2010年12月5日在大阪立命馆孔子学院、12月8日在神户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做过演讲。

讨论：一是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二是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三是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这三次大讨论都反映了上面两种看上去方向相反的努力，特别是后一种努力。最近我们又在对汉语的词类问题展开新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特点是有从事中文信息处理的人参加，讨论者也更加自觉地把汉语放到世界语言的范围内来考察，可以说是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是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卓有成就的两位前辈，他们在晚年分别说了两段引人深思的话，可以说是在敦促后来者还要继续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我把这两段话照录下来：

要大破特破。……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这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予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

（吕叔湘《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先入为主”，意思是说旧有的观念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不知不觉之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过就目前而论，能向前跨一步总是好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步。

（朱德熙《语法答问》“日译本序”）

对“汉语的特点”已有的认识

我想先说一说我们对于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的特点已经取得哪些认识，只能挑主要的说。

第一，汉语里语素的地位不亚于词的地位。这是吕叔湘先生的话。组词造句的单位就好比建房盖楼的用材单位，有大有小。建材单位是小的砖块、大一点的空心砖，还是更大的预制板？造句的单位是语素、词，还是固定的词组？印欧语的基本造句单位是词，汉语里作为基本的造句单位，语素的地位不亚于词的地位。汉语里的双音词很多是“离合词”——可离可合的词，或者是“短语词”——像词又像短语的词，例如：

慷慨 别慷我的慨。

提醒 不用你提我的醒。

放松 你就放你的松吧。

结婚/示威 你结你的婚，我示我的威。

演出 等赚够了钱，我可能不会演太多的出。

最后这个例子是从电视采访节目中听来的，香港著名的小提琴家李传韵喜欢玩车，他说等我赚够了钱就去买好车开好车，不用“演太多的出”了。哎呀，连“演出”都能这样拆开来用。

这是因为汉语受汉字的影响，构成一个复合词的音节一般都有意义，即便是没有意义的音节也会赋予它一个意义，例如：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

管他是托尔斯泰还是托她斯泰

一个音节一个语素，一般如此。音节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再从复音词里离析出来成为造语造句的成分，例如“形状”和“状态”里的“状”就可以离析出来做造语造句的成分：

他又做出一本正经状

做欠了他八百辈子债状

比较英语和汉语，要是英国人照汉语“你结你的婚，我示我的威”说出“You mar- your -ry, and I de- my -monstrate”这样的话来那简直不可思议，而学了一点英语的中国中学生却会说出“你quali-得-fy，我quali-不-fy”（“你够得上，我够不上”）这样的洋泾浜来。

第二，汉语里语素和词、词和词组的界限不清。吕叔湘先生说，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

经济经济，经世济民。

书信 — 信使 — 信用

比如“经济”，一般人觉得它跟“逻辑”一样，不能分析，读过点古书的人就说这是“经世济民”的意思，“经”和“济”可以分开讲，是两个语素。书信的“信”和信用的“信”，一般人觉得意义连不上，念过点古书的人知道可以通过信使的“信”把两种意思连起来，意思可以连起来，那么“信”只是一个语素。

词和词组的界限也不清楚。有人曾经做出以下的区分：

驼毛（词） 羊毛（词组）

鸭蛋（词） 鸡蛋（词组）

“驼”不能单用，“羊”能单用，“鸭”不能单说，“鸡”能单说，所以“驼毛”和“鸭蛋”是词，“羊毛”和“鸡蛋”是词组。“鸭”不能单说那是在北方，在南方是可以的，记得朱明瑛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样的区分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但是跟一般人的语感不符，显得做作而可笑，同时也证明汉语里词和词组的界限还真是不容易划清楚。

有人问我对“字本位”理论怎么看待？我就顺便说一说我的看法。“字本位”对古代汉语比较适用，对现代汉语已经不大适用，要突出语素的地位，把话说到“汉语里语素的地位不亚于词的地位”就可以了。现代汉语的词典大多是字本位，字头下面列词条，但是也有直接列词条的。那么有人会追问什么是现代汉语里的“词”呢？我的回答是，现代汉语里典型的“词”同时是韵律词、词汇词、语法词。韵律词是双音词，例如“羊毛”，尽管“羊”和“毛”都能单用单说。词汇词的意义不是两个成分简单的加合，例如“甘苦”，你知道“甘”和“苦”的意思，还是要有人告诉你“甘苦”是什么意思。语法词的两个成分不能扩展，当中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例如“大车”不等于“大的车”，跟“大树”不一样，不能说一棵“小大树”，但是可以说一辆“小大车”。

第三，汉语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没有“名词化”。这是朱德熙先生坚持的观点，我认为是在摆脱印欧语眼光的道路上向前跨出的重要的一步，虽然还总是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朱先生说，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无论是做谓语还是做主宾语，

都是一个样子，传统的汉语语法著作认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已经名词化了，这是拿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就汉语本身的情况来看，动词和形容词既能做谓语，又能做主宾语，做主宾语的时候还是动词、形容词，并没有改变性质，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这里举几个动词做主宾语的例子，注意相应的英语动词都要变形：

哭没用。（Crying is useless.）

我怕抓。（I fear being scratched.）

你听见爆炸了？（Did you hear the explosion?）

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

汉语的动词不仅可以直接做主语和宾语，还可以和名词并列在一起：

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

时间与忙（*time and busy）

吃与营养（*eat and nutrition）

人与贪（*man and greedy）

婚姻与孤独（*marriage and lonely）

傲慢与偏见（*proud and prejudice）

最后一例“傲慢”是形容词，“偏见”是名词，小说《傲慢与偏见》英文一定是pride and prejudice，不是proud and prejudice。

美国的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讲“本体隐喻”——也就是把抽象的动作和事件看做一个实体，他是这样用英语来表述的：

PUBLICATION IS AN ENTITY (出版是一个实体)

THINKING IS AN ENTITY (思想是一个实体)

HOSTILITY IS AN ENTITY (敌对是一个实体)

HAPPINESS IS AN ENTITY (幸福是一个实体)

中国人会对这种表述形式——不是对隐喻本身——提出这样的疑问，PUBLICATION、THINKING等在词形上已经表明它是一个实体，那就等于说“一个实体是一个实体”，这还是隐喻吗？在中国人看来，像下面那样表述才是本体隐喻：

PUBLISH IS AN ENTITY

THINK IS AN ENTITY

HOSTILE IS AN ENTITY

HAPPY IS AN ENTITY

汉语里的形容词除了做定语和主宾语还可以做谓语和状语，名词除了做主宾语还可以做定语，一定条件下还可做谓语（老王上海人，小张黄头发）和状语（集体参加，重点掌握），动词除了做谓语和主宾语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做定语（调查工作，合作项目）和状语（拼命跑，区别对待）。总之，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第四，汉语词组和句子是一套结构规则。这个特点跟上面那个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朱德熙先生始终坚持的观点。英语里句子是一套构造原则，词组是另一套构造原则：

a. He flies a plane. (他开飞机。)

b. To fly a plane is easy. (开飞机容易。)

Flying a plane is easy. (同上)

fly在谓语位置上是限定形式flies，在主语位置上要用非限定形式to fly a plane或flying a plane。汉语的情形不同，动词和动词结构不管在哪里出现，形式完全一样，flies a plane、to fly a plane、flying a plane用汉语说出来都是“开飞机”。按照英语语法的观点来看，主谓结构构成句子或子句，它是和词组相对立的东西。汉语的主谓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它可以独立成句，也可以做句子成分，例如：

象鼻子长。

今天天气好。

“鼻子长”和“天气好”既是句子也是词组。

对“汉语的特点”新有的认识

关于“汉语的特点”我们已经取得的认识我已经说了个大概，下面是我要讲的重点，说说近年来对“汉语的特点”取得的新的认识，这些新认识有许多是我个人的认识，但是离不开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我很在意这些新认识，希望能跟诸位分享，打算分六个方面来讲。

一、重叠是汉语最重要的形态，一种不同于印欧语的形态手段，双音化也是一种形态手段。

最近看到报道，十大最佳“洋泾浜英语”评选的结果，荣登榜首的是这样一条：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不知道在座诸位是个什么反应，我当时看到这个结果的反应是十分的兴奋，评得太好了，当之无愧！因为它突出反映了汉语和英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异——重叠，而英国人要理解这个说法又没有多大困难。形容词“好”可以重叠，名词“天”也可以重叠。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汉语里名词、动词、形容词都能通过重叠变成摹状词（简称“状词”），请看例子：

名词重叠形成状词：

虎 眼睛瞪得虎虎de
 肉 喜欢长得肉肉de女孩子
 山 水山山水水de画个不停
 妖精 打扮得妖妖精精de

动词重叠形成状词：

飘 飘飘白雪飞扬在空中
 抖 母亲抬起手臂抖抖de指着干粮筐
 摇摆 花儿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
 指点 指指点点de议论起来

形容词重叠形成状词：

白 把脸抹得白白de
 长 长长de走廊
 随便 随随便便说了几句
 大方 衣服要穿得大大方方de

单音的名、动、形加XX也都变成状词：

单音名词XX： 夜沉沉，眼忪忪，情切切，月蒙蒙

单音动词XX： 叹连连，呼嘯嘯，死虎虎，笑眯眯

单音形容词XX： 冷冰冰，轻悠悠，静悄悄，软绵绵

就连重叠的X本身也可以是名、动、形三类：

X为名： 冷冰冰，甜蜜蜜，黑漆漆，白雪雪

X为动： 圆滚滚，香喷喷，动飘飘，直挺挺

X为形： 红彤彤，白茫茫，笑盈盈，病恹恹

这些重叠后置的XX本来可以前置，前置在方言里还很常见，上海话就说成：

漆漆黑，雪雪白，冰冰冷，笔笔直，喷喷香，滚滚圆，彤彤红

这些事实说明，汉语的实际是第一个层次先区分“大名词”和“状词”，“大名词”包括事物名称、动作名称、属性名称，第二个层次才在“大名词”内对名、动、形有所区分，重叠是汉语的一种不同于印欧语的重要形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上重视“名”和“重言”这两个概念，不重视把“名”和“动”在概念上对立起来。

讲语法离不开讲结构的类型——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定中结构等等，但是讲汉语的语法结构类型，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区分甚至比名词和动词的区别还重要。这个话听上去很新奇，却是事实，汉语的实际是名动之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现代汉语词典》到第5版才开始标注词性，过去一直不标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有人告诉我，有一些中小学的语文教师一直使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教学，他们说还真没

有意识到里面有标词性的问题。现在“房屋”标为名词，“出租”标为动词，皆大欢喜，但是请诸位想一想，在没有上下文的时候你居然不知道“出租房屋”这个组合是动宾结构还是定中结构。然而改变音节的数目，把单音和双音互相搭配，“出租房”[2+1]十有八九是定中不是动宾，“租房屋”[1+2]肯定是动宾不是定中。这就是吕叔湘先生最早指出的，三音节的组合，定中以[2+1]为常态，动宾以[1+2]为常态。

定中结构： 出租房 *租房屋

动宾结构： 租房屋 ?出租房

这表明，在汉语里要确定一个组合是动宾结构还是定中结构，主要不是看这个组合的成分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而是看哪个是单音哪个是双音。同样的情形还有：

碎纸机 *纸碎机

?粉碎纸张机 纸张粉碎机

上下左右的对立显然也跟“纸/纸张”是名词、“碎/粉碎”是动词这一区别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单音双音（以及词序）有关系。“纸张粉碎机”能缩略成“粉碎机”，尽管定语“粉碎”是动词，不能缩略成“纸张机”，尽管定语“纸张”是名词。我最近有一项研究就是要说明汉语里单音变双音的“双音化”也是一种语法形态手段，或者叫“准形态手段”，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讲。也请诸位不要误会，以为我反对在汉语里区分名词和动词，我只是说名动的区分不那么重要，区分还是有用的，比如“汽车出租”，你知道“汽车”是名词后一定不会把它理解为动宾结构。

二、印欧语是“名动分立”，汉语是“名动包含”。

我最近提出汉语和印欧语差异的ABC，ABC也是常识的意思，为了认识这个ABC我们花了一百来年的时间，可见传统观念之强大。

A. 他开飞机。 *He fly a plane. He flies a plane.

B. 他开飞机。 *He flies plane. He flies a plane.

C. 开飞机容易。 *Fly a plane is easy. Flying a plane is easy.

A和C这两点差异是朱德熙先生早就坚持和强调过的，我只是指出并强调B这一点。A是说汉语的动词，例如“开”，进入句子充当陈述语的时候不像印欧语那样有一个“陈述化”的过程——英语fly要变为flies，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的动词就是陈述语。B是说汉语的名词，例如“飞机”，进入句子充当指称语的时候不像印欧语那样有一个“指称化”的过程——英语plane要变为a plane，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的名词就是指称语。C是说汉语的动词做名词用也就是充当主宾语的时候不像印欧语那样有一个“名词化”的过程——英语fly要变为flying，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B的例证如下：

老虎是危险动物。

Tigers are dangerous animals. / The tiger is a dangerous animal.

老虎笼子里睡觉呢。

The tiger is sleeping in the cage. / The tigers are sleeping in the cage.